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智囊全集 第十七卷 應卒

西江有水，邇不及汲。壺漿箠食，貴於拱璧。豈無永圖，聊以紓急？集「應卒」。

張良

高帝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，其餘日夜爭功不決。上在洛陽南宮，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偶語。以問留侯，對曰：「陛下起布衣。以此屬取天下，今為天子。而所封皆故人，所誅皆仇怨。故相聚謀反耳。」上憂之。曰：「奈何？」留侯曰：「上生平所憎，群臣所共知，誰最甚者？」上曰：「雍齒數窘我。」留侯曰：「今急。先封雍齒，則群臣人人自堅矣。」乃封齒為什邡侯，群臣喜曰：「雍齒且侯。吾屬無患矣。」

〔述評〕

溫公曰：「諸將所言，未必反也。果謀反，良亦何待問而後言邪？徒以帝初得天下，數用愛憎行誅賞。群臣往往有缺望自危之心。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耳！」

袁了凡曰：「子房為雍齒游說。使帝自是有疑功臣之心。致三大功臣相繼屠戮。未必非一言之害也！」

由前言，良為忠謀；由後言，良為罪案。要之布衣稱帝，自漢創局，群臣皆比肩共事之人，若缺望自危，其勢必反。帝所慮亦止此一著，良乘機道破，所以其言易入，而諸將之浮議頓息，不可謂非奇謀也！若韓、彭、蒯、呂，良亦何能逆料之哉！

孔子

魯人燒積澤，天北風，火南倚，恐燒國。哀公自將眾趨救火者，左右無人，盡逐獸，而火不救。召問仲尼，仲尼曰：「逐獸者樂而無罰，救火者苦而無賞，此火之所以不救也。」哀公曰：「善。」仲尼曰：「事急，不及以賞救火者；盡賞之，則國不足以賞於人。請徒行罰。」乃下令曰：「不救火者，比降北之罪；逐獸者，比入禁之罪。」令下未遍，而火已救矣。

〔述評〕

賈似道為相，臨安失火，賈時方在葛嶺，相距二十里，報者絡繹，賈殊不顧，曰：「至太廟則報。」俄而報者曰：「火且至太廟。」賈從小肩輿，四力士以椎劍護，裡許即易人，倏忽即至，下令肅然，不過曰：「焚太廟者斬殿帥。」於是帥率勇士一時救熄。賈雖權奸，而威令必行，其才亦自有快人處。

劉巴

備攻劉璋，備與士眾約：「若事定，府庫百物，孤無預焉。」及拔成都，士眾皆舍戈赴諸藏競取寶物，軍用不足，備甚憂之，劉巴曰：「易耳，但當鑄直百錢，平諸物價，令吏為官市。」備從之，數月之間府庫充實。

〔評〕

無官市則直百錢不能行。但要緊在平價，則民不擾，而從之如水矣。

黃炳

嘉熙間，峒丁反吉州。萬安宰黃炳鳩兵守備。一日五更探報：「寇且至！」遣巡尉引兵迎敵，皆曰：「空腹奈何？」炳曰：「第速行，飯且至矣。」炳乃率吏輩攜竹籬木桶，沿市民之門曰：「知縣買飯。」時人家晨炊方熟，皆有熟飯熟水，厚酬其值，負之以行，於是士卒皆飽餐，一戰破寇。由此論功，擢守臨川。

趙從善 辛棄疾

趙從善尹京日，宦寺欲窘之，敕辦設醢紅桌子三百隻，內批限一日辦集。從善命於酒坊茶肆取桌相類者三百，淨洗，糊以白紙，用紅漆塗之。

又兩宮幸聚景園，夜過萬鬆嶺，立索火炬三千，從善命取諸瓦舍妓館，不拘竹簾蘆簾，實以脂，卷而繩之，係於夾道松樹，左右照耀，比於白日。

高宗南渡，駐蹕臨安，草創行在。方造一殿，無瓦，而天雨，郡與漕司憂之。忽一吏白曰：「多差兵士，以錢鎚分俵關廂鋪店，賃借樓屋腰簷瓦若干，旬月新瓦到，如數賠還。」郡司從之，殿瓦咄嗟而辦。

辛幼安在長沙，欲於後甫建樓賞中秋，時已八月初旬矣，吏曰：「他皆可辦，唯瓦不及。」幼安命先於市上每家以錢一百，賃簷瓦二十片，限兩日以瓦收錢，於是瓦不可勝用。

〔評〕

二事皆一時權宜，可為吏役之法。

周忱

正統中，彩繪宮殿，計用牛膠萬餘斤，遣官敕江南上供甚急。時巡撫周忱以議事赴京，遇諸途，敕使請公還治，公曰：「第行，自有處置。」至京，言「京庫所貯牛皮，歲久朽腐，請出煎膠應用。俟歸，市皮還庫，以新易舊，兩得便利。」王振欣然從之。

時邊事緊急，工部移文，索造盔甲、腰刀數百萬，其盔俱要水磨。公取所積餘米，依數成造，且計水磨明盔非歲月不可，暫令擺錫，旬日而辦。

張愷

張愷，鄞縣人。宣德三年，以監生為江陵令。時徵交趾大軍過，總督日晡立取火爐及架數百，愷即命木工以方漆桌鋸半腳，鑿其中，以鐵鍋實之。已又取馬槽千餘，即取針工各戶婦人，以棉布縫成槽，槽口綴以繩，用木椿張其四角，飼馬食過便收卷，前路足用。遂以為法。

〔述評〕

後周文襄薦為工部主事，督運大得其力。嗟乎！此監生也，用人可以資格限乎？

張穀

張穀為同州觀察判官，是時出兵備邊州，徵箭十萬，限以雕雁羽為之，其價翔踊，不可得。穀曰：「矢，去物也，何羽不可？」節度使曰：「當須省報。」穀曰：「州距京師二千里，如民急何？一有責，下官任之。」一日之間，價減數倍，尚書省竟如所請。

陶魯

陶魯，字自立，鬱林人，年二十，以父成無事，錄補廣東新會縣丞。都御史韓公雍下令索犒軍牛百頭，限三日具。公令出如山，群僚皆不敢應，魯逾列任之，三司及同官交責其妄，魯曰：「不以相累。」乃榜城門云：「一牛酬五十金。」有人以一牛至，即與五十金。明日牛爭集，魯選取百頭肥健者，平價與之，曰：「此韓公命也。」如期而獻，公大稱賞，檄魯隸麾下，任以兵政。其破藤峽，多賴其力，累遷至方伯。

〔評〕

本商鞅徙木立信之術，兼趙清獻增價平糶之智。

守邊老卒

丁大用徵嶺南，京軍乏食，掠得寇稻，以刀盃為杵春。邊鄙老卒笑其拙，教於高阜擇淨地，坎之如臼然，燃茅鍛之，令堅實，乃置稻其中，伐木為杵以春，甚便。

韋丹

韋丹任洪州，值毛鶴叛。倉卒無禦敵之器，丹乃造蒺藜一千具，並於棒頭以鐵釘釘之如蝟毛，車夫及防援官健各持一具，其棒疾成易辦，用亦與刀劍不殊。

李允則

宋真宗時，李允則知滄州。虜圍城，城中無炮石，乃鑿冰為炮，虜解去。

近時陳規守安州，以泥為炮，城亦終不可下。

太宗卒

太宗以北兵渡淮，時無一葦之楫。有人於囊中取乾豬脬十餘，內氣其中，環著腰間，泅水而南，徑奪舟以濟。

顏常道

顏常道曰：「年河水圍濮州，城竇失戒，夜發聲如雷，須臾巷水沒肝。士有獻衣絮之法，其要，取綿絮胎，縛作團，大小不一，使善泅卒沿城捫漏穴便塞之，水勢即弭，眾工隨興，城堞無虞。」

侯叔獻

熙寧中，睢陽界中發汴堤淤田。汴水暴至，堤防頗壞陷，人力不可制。時都水丞侯叔獻蒞役相視，其上數十里有一古城，急發汴堤注水入古城中，下流遂涸，使人亟治堤陷。次日，古城中水盈，汴流復行，而堤陷已完矣，徐塞古城所決，內外之水，平而不流，瞬息可塞，眾皆伏其機敏。

雷簡夫

陝西因洪水下，大石塞山澗中，水遂橫流為害。石之大有如屋者，人力不能去，州縣患之。雷簡夫為縣令，乃令人各於石下穿一穴，度如石大，挽石入穴窖之，水患遂息。

陸光祖

陸光祖初授濬縣令。庚戌賀闌入塞。大司馬趙錦議役三輔民築垣以御，陸持不可，司馬怒，以撓軍興劾之。陸屹不動，已復言於直指，謂必役本地民，莫若出錢與邊民如雇役法。直指上其議，竟得請，三輔乃安。

曹操

魏武嘗行役，失汲道，軍皆渴，乃令曰：「前有大梅林，饒子甘酸，可以解渴。」士卒聞之，口皆出水，乘此得及前源。

孫權

濡須之戰，孫權與曹操相持月餘。權嘗乘大船來觀公軍，公軍弓弩亂發，箭著船旁，船偏重，權乃令回船，更一面以受箭，箭均船平。

劉錡

金主亮性多忌。劉錡在揚州，命盡焚城外居屋，用石灰盡白城壁，書曰：「完顏亮死於此。」亮見而惡之，遂居龜山，人眾不可容，以是生變。

韓琦

英宗即位數日，掛服柩前，哀未發而疾暴作，大呼，左右皆走，大臣駭愕癡立，莫知所措。琦投杖，直趨至前，抱入簾，以授內人，曰：「須用心照管。」仍戒當時見者曰：「今日事唯眾人見，外人未有知者。」復就位哭，處之若無事然。

楊榮 金幼孜 楊寓

榆木川之變，楊榮、金幼孜入御幄密議，以六師在外，離京尚遠，乃秘不發喪，亟命工部官括行在及軍中錫器，召匠人銷制為牌，斂而緇之，殺匠以滅口。命光祿官進膳如常儀，號令加肅，比入境，寂無覺者。

梓宮至開平，皇太子即遣皇太孫往迎，瀕行，啟曰：「有封章白事，非印識無以防偽。」時行急，不及制。侍從楊士奇請以大行皇帝初授東宮圖書權付皇太孫，歸即納上。皇太子從之，復調士奇曰：「汝言雖出權宜，亦事幾之會。昔大行臨御，儲位久虛，浮議喧騰。吾今就以付之，浮議何由興也。」

邵溥

靖康之變，金人盡欲得京城宗室。有獻計者，謂宗正寺玉牒有籍可據。虜酋立命取牒，須臾持至南薰門亭子。會虜使以事暫還，此夜唯監交官物數人在焉，戶部邵澤民〔溥〕其一也。遽索視之，每揭二三板，則掣取一板投火爐中，歎曰：「力不能遍及也。」通籍中被焚者十二三。俄頃虜使至，吏舉籍授之。遂按籍以取。凡京城宗室獲免者，皆澤民之力。

〔述評〕

昔裴諤為史思明所得，偽授御史中丞。時思明殘殺宗室，譖陰緩之，全活者數十百人。乃知隨地肯作方便者，皆有益於國家，

視死抄忠孝舊本子者，不知孰愈？

盛度

盛文肅在翰苑日，昭陵嘗召入，面諭：「近日亢旱，禱而不應，朕當痛自咎責，詔求民間疾苦。卿只就此草詔，庶幾可以商量，不欲進本往復也。」文肅奏曰：「臣體肥，不能伏地作字，乞賜一平面子。」上從之，速傳旨下有司而平面子至，則詔已成矣。上嘉其敏速，更不易一字。或曰：「文肅屬文思遲，乞平面子，蓋亦善用其短也。」〔邊批：反遲為疾，妙妙！〕